

天凉好个秋

□汤凯燕

《旧巢痕》，拙庵居士著，八公山人评。若不小心，我们大概会被金克木老先生骗过去，因拙庵居士、八公山人都是他。这是一本小说体自传，第三人称，从孩子出生到他8岁，以孩子角度观看旧社会小官僚家庭渐渐走向没落，颇有《红楼梦》腔调，仿佛一曲末世悲歌。

金克木先生是著名文学家，翻译家，梵文研究、印度文化研究家，和季羡林、张中行、邓广铭一起被称为“未名四老”。他出生于风雨飘摇之际，1912年。正值辛亥革命爆发，孙中山宣布推翻封建专制，就任临时大总统。因此第一回题目为“世纪儿”，这位“世纪儿”于2000年世纪之交过世，也算巧了。

金克木祖籍安徽，他家并非源远流长的书香门第，却是农户中分出去一支，偶然读了书，又偶然撞了运，遇着人提携，凭着父兄做官的好处，渐渐有了耕读传家的迹象。父亲死后，大哥成了大老爷。他是个审时度势的能干人，最辉煌的时候结交上袁世凯儿子袁克定，很可能一飞冲天。当然，他未能如愿，侥幸未受牵连。他买大宅子，为弟妹嫁娶，教导幼弟，有着旧式的责任感，在动荡不安之际，仍勉力维持旧家族体面，礼教严苛，男女有别，主仆界限分明。然而，他英年早逝，他打造的一切瞬间分崩离析。

这是个平静的死气沉沉的家，虽人们挤在一个宅子里，然而各有各的孤独。二哥是老好人，也是无用人，他与八哥，与猫的感情比对妻子还深。他最后看着自己两个女儿被一个个送走做童养媳，只会哭泣。三哥有理想，读书优秀，然银钱困窘，未能出国念书，带着琴回家乡，娶了文盲妻子，后来做了小学教师。

但男人们至少还有搏一搏的机会，宅门中的女子却全然不得自主。“世纪儿”出生时，22岁的小母亲叹了口气：“这下不会再被卖掉了吧！”做丫鬟的命该如此，做小姐的似乎也好不到哪里。大小姐婚姻蹉跎，郁郁寡欢，未嫁而终。二小姐高嫁，相亲时被李代桃僵，潘安成了痨病鬼，受尽夫家欺凌。三小姐低嫁，娘家败破，夫家穷，又值离乱，不过终究还有个养老送终的儿子。即便是书中第一能干人，王熙凤般的大嫂，又如何？她出身名门，琴棋书画皆能，因庶出身份，只能给人做填房。她出手管家，雷厉风行，精明睿智。然而，身边无个知己，即便自己有了兴致，给大家唱书，妯娌都是文盲，只有个小孩子是忠实听众。百无聊赖的生活使她迷上赌博，输了好大一笔钱。二嫂三嫂更不必说，如张爱玲形容的，仅仅是“苍凉的手势”。

在金克木先生的叙述中，看不到夫妻间的情意，似乎婚姻只为传宗接代。在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中，把中国家庭形容为一个事业组织，“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，求效率就得讲纪律，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。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，在夫妇间得相敬，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，亲子间讲究负责与服从”。在以大哥为主导的家庭，大嫂自然是宅内的当家人。可是当大哥一倒，原先唯唯诺诺的二哥三哥便有了话语权，作为女人的大嫂再强势，也不得不把手里的银钱权力移交。原先的一团平静只是假象，内里潜伏着许多道暗流，一旦捅破，便如洪水般泛滥，不可遏制。

旧家族中的孩子没有玩伴，没有游戏，被圈禁在四角的天空。小小年纪成了老夫子，察言观色，谨小慎微。不过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放松的，每一个男孩都可能是未来家族的荣耀和希望。处于新旧交替之际，教育也成了一个矛盾点，一边是孔孟老八股，一边是新知识新思想。这是坏事，也是好事，培养出金老那一批人，把古今中外融汇于一身。孤独中长大的孩子，在书籍的滋养中，摆脱桎梏，成了一个有趣好玩的学者。

读完此书，应当理解金老先生的用意，他并非为自己而作。他写的是一个模型，旧中国的一个小小家族，通过自身所经历的，为历史做个见证。有些礼仪习俗他描绘得极其详尽，详尽到琐碎，让喜欢猎奇，爱读故事的普通读者几乎抓狂。然而若无这些琐碎，我们怎能留住真正的旧中国，懂得他们，又怜惜她们？而那些注解，也不纯是好玩，如《红楼梦》脂砚斋，将里面的隐喻、留白、话外之音指出，道明。

只是《红楼梦》究竟还有个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之盛，这一本，却唯让人叹息：天凉好个秋！

367

孟子说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。帕斯卡尔说：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。

将这两句中西名言合而观之，可以这么理解：人类造成了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，这是人异于动物的地方，也是人最伟大的地方；可是，人类终究无法超脱于物质世界，从肉体到心灵，动物本能仍在发生作用，人超越了动物，但仍是动物。因此，在精神世界，人可以达到完美，但落实到物质世界，人终究有丑陋的一面——正如孙大圣无法隐藏他的尾巴。

由此，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伯林喜欢引用

的那句名言：人性是根曲折的木头，绝对无法造成笔直的东西。这里说的“人性”，其实是包含了动物性的人性。

368

在古典的奇幻想象里，不分中外，妖魔鬼怪总在黑夜出现。夜是梦的国度，也是妖魔鬼怪的领地。

到了新的时代，妖魔鬼怪消失了，或者说，妖魔鬼怪通过新的化身重现——它们被称为“外星人”。外星人是科技时代的妖魔鬼怪。所以，从《ET外星人》到《黑超特警队》，外星人也跟过去的妖魔鬼怪一样，总是在黑夜里出现。

也有例外：在《天煞·地球反击战》里，外

反读书记(一二八)

□胡文辉

星人在白昼公然降临了，不过，巨大的外星飞船遮天蔽日，也将朗朗乾坤变成了夜幕低垂。

369

法律可以提供形式的公正，但无法保证实质的公正；政治可以提供形式的平等，但无法保证实质的平等。

公正和平等的限度，本质上是人性的限度。我们每个人，固然很难从他人那里得到完全的公正和平等，但反过来，我们对待他人的时候，又何曾做到完全的公正和平等呢？

制度不可能给予我们一切，要尽可能获得实质的公正和平等，端赖每一个人的努力，每一次的努力。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五七

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的科学

[美]E. J. 瓦格纳著 冯优、林燕译
南京大学出版社

乘坐一辆双轮马车，开始一段不羁旅程，沿着夏洛克·福尔摩斯铺就的路，领略19~20世纪的医学、法学、病理学、毒理学、解剖学、血液化学，以及当时新兴的法医学。本书不逊于任何一件福尔摩斯谜案，令人大开眼界。作者以大侦探福尔摩斯的非凡冒险为出发点，将那个时代真实发生的疑案（如开膛手杰克案）娓娓道来，不断穿梭于小说与历史之间，为理解福尔摩斯的故事和现代法医侦查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格林童话初版全集

[德]格林兄弟编 [美]杰克·奇普斯注 姚了了译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两百多年前的1812年，《格林童话》出版第1版第1卷；1817年出版第1版第2卷。此后，经过多次删改、增补，这部经典著作于1857年出版格林兄弟生前最后的第7版，从最初质朴的多元化民间实录，被基督教文化改造中产家庭读物，许多原始的民间故事被删除或替换。本书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最新版，以1812年与1817年的初版全集为底本，恢复格林童话初版全集的原貌。

The Idiot Brain

[英]迪安·博内特著 朱机译
福建教育出版社

是我把你蠢哭了吗

[英]迪安·博内特著 朱机译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在作者看来，大脑确实复杂难懂，也的确非常有趣，但若就此把它特殊化，认为它批评不得，就会很没意思。反倒是大脑那些较为随性、杂乱的特性，与其完全无视，反而更应该重视，甚至大书特书。本书写作风格诙谐幽默，讲的还都是大脑如何经常犯错的糗事，将神经科学与普通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，令神秘而引人好奇的大脑走入神坛，帮助读者快乐地了解关于大脑想知道的一切。

五十岁，我辞职了

[日]稻垣惠美子著 郭丽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生活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作者从没有怀疑过“好学校”“好工作”“好生活”的黄金方程式，她大学毕业后便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，拥有稳定的收入、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丰厚的退休金，但她在四十岁的时候突然萌生了“五十岁的时候辞职”的想法，她开始重新思考“金钱”“工作”与人生的关系，最终在五十岁的时候，她毅然决然辞去了工作。本书描述了作者辞职后开始新的人生旅程的前后经过，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所思所想。

灯下读钱

清华园“五大恩师”之张申府(二)

□钱之俊

1933年初夏，钱锺书提前于清华毕业，到上海光华大学任讲师。1934年春，钱锺书利用春假北上清华春游，会女友杨绛，拜会师友。“3月30日行，4月1日至”。(《北游纪事诗》)到达北平后，“诸师友排日招邀，饮食若流”，大伙排队请他吃饭，可见才子归来多受欢迎。老师中，他拜见了“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”，以及许振德等关系好的同学。

钱锺书见老师张申府时，“申府师方遭太翁之丧”(钱锺书注)，还没有从悲痛中出来。故张申府见到学生时，灯下拉着钱锺书的手，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，悲伤难语。张申府父亲张濂于当年3月4日去世。钱锺书此番回沪后，作《北游纪事诗》绝句二十二首，其六为张申府作，云：“执手灯前制泪垂，低徊一语郁枯悲。性情学说原无涉，林老云亡说与谁。”(申甫师方遭太翁之丧。林老指畏庐老人《孝友镜》序也。)”《中书君诗初刊》注作：“申甫师方遭太翁之丧。林老谓畏庐翁《孝友镜》序也。”

有人认为，钱锺书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中，褚慎明影射的就是老师张申府。但一般我们认为影射的是许思园。范旭仑认为：“褚慎明确实是复合体——四五年像许思园，二三分像张申府。”(范旭仑《钱锺书·张申府·褚慎明》，《南方都市报》2018年1月21日)舒衡哲在书中就认为，《围城》里的褚慎明是张申府的写真(Oian Zhongshu, in his novel Fortress Besieged, parodies acharacter named Chu Shenming in words that portray Zhang Shenfu quite directly)。范旭仑认为，“褚慎明为许思园的化身，人皆知之，惟舒衡哲独具一只眼，谓是张申府的变相，想必得自张申府的口传指授。”(范旭仑《钱锺书·张申府·褚慎明》，《南方都市报》2018年1月21日)

解放后，钱锺书还请过张申府吃饭。张岱年说：“清华有两个才子，一个是钱锺书，一个是张荫麟，张比钱早一些。钱锺书本来和我也有交谊，但五七年出事后，路上见面我和他打招呼，他不理，以后我也就不理他了，不高攀了。不过他太太还客气，五七年后面见还点头。钱锺书自己说在清华早年最得力的老师是张申府，他经常去看张申府，所以在张申府家他和我见过多次。解放后他请张申府吃饭，要我作陪，所以我还欠他一顿饭。钱锺书有些看法还是深刻的，解放后有一次他对我说，咱们是沾了理科先生的光，本来文科先生不要了，可是理科先生还得要，所以咱们都沾了他们的光了。”(陈来《追忆张岱年先生》，《社会科学论坛》2006年第1期)

钱锺书1949年后的手稿札记中仍有老师的影子。1951年，钱锺书作《移乘》日札，论《晚清四十家诗钞》忽添入一笔，谓《绣像小说》第四十号《云萍影传奇》“插图中且‘簪发戴眼镜之旦华格斯’貌大似张申甫”。(范旭仑《钱锺书·张申府·褚慎明》，《南方都市报》2018年1月21日)